

父亲的“老凤凰”

□戴建梅

玉兰
一瓣

“吱扭吱扭”浑身都响就是铃不响的“老凤凰”自行车早已在屋角安静地待着,和满角落的杂七杂八的废品同处一室,等待它的将是被廉价地处理,然后不知去向……它如此安静,任凭灰尘肆虐地侵蚀它,它毫无反抗之力,它知道它的使命早已被小轿车代替……

看着这“老态龙钟”的“老凤凰”,我心中不知是甜蜜,还是酸楚,还是……

“今天南头大队里又放电影了,父呀,我想去看!”也不知道那个大队有多远,只要一听到说哪里放电影了,我总是缠着父亲陪我去。

每次,父亲总禁不起我的执拗,总是推出“老凤凰”,从车座底下使劲拉出一块白色的纱布,擦了龙头、擦后座、擦轮子,直到那轮圈锃亮锃亮的,才再次把那块纱布使劲塞进车座下:“走,梅儿,看电影去!”父亲一夹把我往后座上一跨,“坐好了,扶住我!”妈妈在一旁说:“死要好看,看个电影还把个车擦得这么干净!”“你懂什么,这可是我姑娘的座驾,怎能怠慢?”我骄傲地坐在父亲后面,父亲一路握着清脆的铃铛,引得路人驻足观望。我好不得意。就这样在众小孩羡慕的目光下,到了露天电影场。哈哈!我的“座驾”就是我的众人之上的座位,整个场上谁也挡不了我看电影的视线,真有一种“一览众山小”的感觉。父亲抱着我,让我稳稳地坐在车座上,父亲就坐在后架上,惬意地看完电影。回来的路上,伴着父亲一路哼唱着电影中的插曲,我满足地睡着了。

走完了童年,“老凤凰”依然锃亮。“梅儿,要上初中了,快学会骑车,这学会了,今后这老伙计就是你的啦!”父亲摸着已经有些开裂的车座,“孩子妈,快重新找块布给梅儿做个漂亮的车座。”妈妈忙着张罗起来。父亲推着“老凤凰”。“梅儿,快来,我叫你学骑车!”虽然我已160厘米的大个儿,但一直享受父亲带我的惬意,一直没有学骑车。可这眼下即将上初中了,校离家很远,父亲不可能天天带我了。我自己驾驭“老凤凰”啦!跌跌撞撞学了个把星期,踉踉跄跄地能蹬着走起来了。父亲不放心,依然带着我又骑了个把星期,总算能骑起来了。

开学了,我有些欣喜又激动地骑起了“老凤凰”,不知是激动还是刚学会还不能很好地驾驭它,总之,一路疯骑,根本没有注意到身边的伙伴早已被甩得远远的……到家了,总可以喘口气了。呀!车座不知什么时候骑丢啦!妹妹指着开嘴的车座架直嘲笑我……父亲心疼地看看我满脸因为紧张而涨红的脸……这“老凤凰”又一路陪着我走完初中三年的风风雨雨,任劳任怨,无日不尽职。

“录取了,录取了!”正在田里干活儿的父亲,被赶来报信的老师激动的叫喊声喊住了。我光荣地进入了师范学堂。父亲拍拍“老凤凰”。“老伙计,功劳不少,继续效劳我家姑娘,陪她进城上学去喽。”父亲整理整理“老凤凰”,换了脚踏,换了铃铛,妈妈再次做了新的车座,换了轮胎……呵,又一辆新的“老凤凰”问世了……

面试通知单下来,父亲提前一天带我进城为我在酒店订了一间房。父亲骑着“老凤凰”像小时候带着我看电影一样带着我进城面试。第一次进城,一切是那么陌生,一切是那么新鲜,一切又是那么可怕。父亲却走了,可能父亲担心我又折返回来看看我。我害怕得哭起来:“我不想一个人待在这里。”父亲安慰我:“别怕,我也住在这里,另开了一间。”(后来,我知道那晚父亲就待在酒店门口依着“老凤凰”休息了一晚。)面试很顺利,面试老师对我很赞赏。父亲一路哼着小调带我回家,“老凤凰”“吱扭吱扭”亦是伴奏。

三年的师范,“老凤凰”又陪了我三年。每次回家,父亲总要整理“老伙计”,生怕服务姑娘有任何闪失。“老凤凰”不负父望,尽职地服务了我三年,从不怠慢。

再后来,工作、嫁人、为人母,“老凤凰”不再带我看电影,不再丁零零骄傲地飞奔。不知何时,父亲也已经不能再轻便地驾驭“老凤凰”,我也不再需要父亲的“老凤凰”。“老凤凰”渐渐锈蚀,堆于杂物废物之中。哦,那被遗弃的老伙计啊,不知怎的,我泪已朦胧……



吻
吴有涛

生命里装满了音符

□周杰祥

芬芳
一叶

老家院子里有棵柿子树,大约是20世纪70年代种下的。有一天父亲从外面回来,带回一棵柿子树苗,只有一米多高。那会儿父亲还很年轻,我们也刚刚从庄子里面搬到了崔母河边的住宅区。

新拓宽的崔母河南北走向,长江水经通扬运河,过崔母闸口涵洞,打了几个旋儿,连带着从通扬河游过来的鱼儿,随着水流,蹦蹦跳跳地游过这条笔直的河流。河水一路潺潺向北,润泽着崔母河两边大片的土地。在崔母河东侧,从闸口涵洞沿机耕路向北大约300米处的两栋并排平房就是我家,我在这里度过了快乐的少年时光。

父亲把柿子小苗种在我家厨房的门口,慢慢地小苗长大了,越蹿越高,一晃就越过了屋檐。

就这么斗转星移,风云雨雪。春天,柿子树上开满了星星点点的小黄花,引来蝴蝶翩翩飞,引得蜜蜂嗡嗡唱,它们不知疲倦地围着柿子树唱歌跳舞,陶醉在花的世界,尽情享受着花的芬芳。夏天,柿子树的叶子又大又亮,包住了整个树干,从远处看,好似一个绿色的球,走近一看,树上结满了又小又硬的青柿子,头顶上顶着一个小草帽,颜色绿得发亮,在太阳的照耀下,显得五彩斑斓、富有生机。

这柿树啊,不与桃李争春,不和百花争艳,没有杨柳之姿,不似松柏之态,却勇敢地张开自己的臂膀,紧紧拥抱着脚下的土地。风过不惊,雨来致意。直到枝头挂满红灯笼,才又被大家想起!

秋霜过后,树上的柿子就由青变红。我们兄弟三个围在树下,父亲在树下面放上一张饭桌,在饭桌上再放上方凳,然后站在木凳子上,把那一个个柿子采摘下来,我们急切地把柿子送到嘴里,香甜香甜的,这大概是我们最好的水果了。

后来,父亲又在这棵柿子树旁边种了三棵银杏树。其中两棵银杏是嫁接过的,枝繁茂盛,另外一棵没有嫁接,一蹿就蹿得很高。春天开花的时候,父亲请人来授上花粉,秋天到了,沉甸甸

的银杏果儿总把枝头压弯。

这时候,父亲就会举着长长的竹竿儿朝银杏树枝不断地敲击,金黄的银杏果便会坠落满地。母亲就负责捡起掉落地上的银杏果儿,一篮又一篮地提回家,然后泡水、去壳、晒干,卖给到村子里收购的小贩,多的时候能卖好几百块钱,也算一份贴补家用的额外收入。

从树上掉下来的银杏果,外面包裹着一层软皮,极具腐蚀性,收获了以后要在水里泡好久。母亲会戴上橡胶手套,仔细地将那一层软皮清洗掉,露出银杏果的真面目,这是一桩非常繁杂的事情,要付出艰辛的劳动。

银杏树野蛮生长,霸道而强悍,繁茂的枝条挡住了柿树向上生长的空间。慢慢地,柿树只得委曲求全地向屋顶方向倾斜生长。由于阳光不足,柿子也就结得很少,渐渐地,我们都忘记了它的存在。

后来,父亲在柿树上系了一根塑料绳,用来晒衣服、被子。父亲去世后,有一年我从外地回来,无意中抬头看见绑在柿树树干上的绳子已嵌入树干,长成了一个很大的疤痕。顿时心生怜悯,赶紧剪断绳子,让柿树获得解放。

前几年,我家前后邻居都搬走了,我们兄弟三个和家人也都搬到了城里,很久没有人住在老家。我寻思着把院子重新规划一下:院子外面装上栏杆,形成一个通透的院落。沿着围墙种上好多的蔷薇花。院子里种上香橛树,山茶花、迎春花、玫瑰、绣球花,花架上挂满紫藤,让它们在不同的季节里竞相开放。

种树的时候,工人问我,厨房门口的那个木桩要不要挖掉?我说什么木桩啊?他们说就是那个晒衣服系绳子的木桩,我一想原来是那棵柿子树。便问他们柿子树还活着吗?他们说好像还能活,看运气吧。于是,我让他们帮忙把它移到园中的空地。

第二年春天回老家的时候,我在院子里整枝,突然看到柿树居然发了绿芽,老桩新绿,我很是欣喜,乃至于感动了!

两年后的秋天,当我回到老

家,见到柿子树又挂满了果实,而那只被绳子绑扎过的伤口已经渐渐地愈合,在树根处又繁殖出好几棵新苗。阳光透过叶子的缝隙照射到柿子上,发出绿油油的光。看着满树的柿子,勾起我无尽的遐想。难道是上天有灵,我们对父亲的思念感动了上苍,让他以一棵树的姿态来陪伴我们,守护我们的家园?我们将这棵柿子树视为父亲生命的延续。

春华秋实,人间万物皆有灵。岁月流淌,裹挟着浓浓的亲情。在我与柿树的凝望中,我仿佛看到他在动情地吟唱着生命的赞歌。风雨抹去最初的浮华,却沉淀出彩虹似的梦。

我想我应该保护好这棵柿树,因为他是父亲在这个院子里留下的,他亲手栽种的,有生命的植物,它年年结出的甜甜柿子,是父亲馈赠给我们幸福的滋味,当我们品尝这甘甜滋味的时候,我们的心里有思念的疼痛和幸福的涌动。

这枝叶茂盛的柿子树,这挂满了果实的柿子树,风儿从田野吹来,吹得树叶“沙沙”地作响。知了在树叶里不知疲倦地叫着,大自然美妙的旋律组成一首动听的乐章。带着生命的信仰,带着对大自然的敬畏,我站在树下,如饮一杯美酒,整个人在恍惚中如痴如醉。

黄昏与暮色已是密不可分。细雨飘飘,庭院的上空已调成了淡淡的黛色。我深陷在这样的背景下,却能凭着嗅觉闻到花的馨香、草的清新、雨的湿润……

而到了夜晚,在老家院子里,萤火虫在飞舞,虫儿们在鸣唱。“晚来风轻鸟儿歇,虫鸣声声显清静”。柿树枝叶茂盛,挂满果实。

夜晚有一种不一样的声音,似乎是微风与云的涌动,衬托着一种宁静的气息。树上挂着彩色的太阳能灯,发出紫色的、红色的光,阑珊灯火微微地照映着周边的植物。远处是深深的黑暗,月亮在迷雾一样的云层里时隐时现,朦胧地泛出淡淡的光晕,院子里的植物在葱葱茏茏地生长。

万物有灵,生命的力量让我肃然起敬。

秋去冬来万物休,唯余红柿挂梢头。愿我们的生命如柿树,平凡而坚韧,不屈而坚强。